

劉巧兒

評 劇

袁靜 韓起祥 原著

北京首都實驗評劇院集體改編

王 雁 執筆 何孝充 整理



制巧克

[illegible]

刘巧儿

(評劇)

袁 靜 韓起祥 原著

北京首都實驗評劇團集體改編

王雁執筆

何孝充整理

北京室文堂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4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4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 10070.111 字数3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8

1952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000册

定價 (7) 0.20元

前 言

这个剧本是根据中国评剧院原舞台演出本(袁静、韩起祥原著,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集体改编,王雁执笔)和电影评剧舞台纪录片文学剧本(何孝充、伊琳、曾未之、江风集体整理,何孝充执笔)整理的;这个剧本是很多人劳动的成果。

原舞台演出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剧本;流传很广,受到群众欢迎;它是中国评剧院的保留剧目,曾受到文化部的奖励。

去年秋季为了拍《刘巧儿》舞台纪录片,我和伊琳、曾未之、江风等同志,对剧本作了必要的改动和压缩,又在原舞台演出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加工。拍完电影之后,领导上要我根据原演出本和电影脚本,整理一个完整的演出本。在整理过程中,对原演出本和电影剧本都有所取舍;保留下来的场子,有的是基本上原封未动;有的是经过修改的;有的是添头加尾;也有的场子是合并后重新处理或由舞台本和电影本二者加以溶和的。此外,如第七场柱儿家和第九场专员调查,在原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这次出版前,又对演出中发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和某些唱词进行了加工,修改和丰富。

在整理过程中，張东川、薛恩厚两院长以及院的
艺委和导演張璋、呂子英同志以及演員同志提了很多
具体的、建設性的意見；文学处的同志們也給了具体
帮助。使整理新的舞台剧本，有了一些底子和很多方
便。只是由于我自己水平有限，接受能力也差，在新
的整理本中一定还存在很多缺陷，希望同志們給予指
正。

何孝充 1957.11.20.

第一場

二道幕外，刘家坪村子里。

夜晚。

王寿昌提着灯笼上。

王寿昌 (数板) 提起我，提起我王寿昌可真露过脸，

有权有势有房子还有田。

自从边区搞什么减租减息，尽为那些穷
光蛋，

我的好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

唉！别的事情先甭管，

舍远求近说眼前：

那一天在村里闲游逛，

看见刘巧儿，站在门旁边。

只见她，漆黑的头发似墨染，

眼大嘴小脸蛋儿圆。

我刚要张嘴跟她说话，

不料想她小脸一绷把门关。

自从那一天见过一面，

我茶不思来饭懒咽，急得我直劲打转转。

常言道有钱能买鬼推磨，

灶王上天也能把好话言。

不怕刘巧儿不乐意，

架不住大爷我肯花钱。

去找刘媒婆想主意，

不娶刘巧儿我心不甘，心不甘！

唉！我今年都五十岁的人了，打我老婆一死，一直打着光棍。就凭我王寿昌这么大的家业，在边区居然会没有人愿意跟我，楞说不上一房媳妇，你说气人不气人。那一天，我在村子里闲逛，看见刘彦贵的闺女刘巧儿站在门口，这孩子长得甭提多俊了，我有心想把她娶过来，可又怕人家不乐意，我们东头有个刘媒婆，这娘们舌尖嘴巧，能说会道，死人她都能给说活了，我找她去想个主意。（唱）

王寿昌我暗暗喜在心，

找那刘媒婆前去提亲。

低头不语朝前进。

刘媒婆急上。二人相撞，摔倒。

刘媒婆（唱）一边摔倒一个大活人。

谁呀？这怎么说呢！（擦洋火，照见王寿昌）这不是王财东吗？

王寿昌 真是冤家路窄，怎么这么巧，就跟你碰上了呢！差一点没把我魂吓掉了。

刘媒婆 王财东啊，没碰着？

王寿昌 不要紧，不要紧。没碰疼了你呀？

刘媒婆 不妨事。这要是别人，我非骂他个狗血喷头不可；走道都不长眼睛，楞往我们妇道人身上走，不定安着什么坏心眼儿哪。碰上你王财东，

那是我刘媒婆的福气。

王寿昌 什么話到你嘴里就听得那么順耳朵。你这么
大岁数啦，还打扮的象花鷄蛋似的……

刘媒婆 咳，您說的这叫什么話呀。黑灯瞎火的，您
要上哪儿去呀？

王寿昌 我找你来了。

刘媒婆 你找我？您瞧，在这十字路口說話多不方
便，到我家里去吧！

王寿昌 哎。

二人圓場。二道幕开。刘媒婆家。进屋，刘媒婆 关门

刘媒婆 我們这茅屋草舍的，可比不上您那府上。您
可多包涵点呀。

王寿昌 老街旧邻的，还客气什么。你也坐下吧！

刘媒婆 行啦，我站着。我們这儿什么都不方便，您
就抽袋老旱烟吧。

王寿昌 我这儿叨着烟卷呢。你抽一支。

刘媒婆 哟，这是怎么說的，那有礼从外来的呀？

王寿昌 别客气啦。

刘媒婆 謝謝您啦。王财东，您老是“无事不登三
宝殿”；代晚摸黑的到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

王寿昌 有点事找你給办一办，不知道您肯不肯啊？

刘媒婆 哟，瞧您說到哪儿去啦！我办不到的甭說；

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給您办。

王寿昌 我想叫你給我办办刘巧儿。

刘媒婆 刘巧儿？

王寿昌 是啊。

刘媒婆 哈哈——您想讓我給你辦辦刘巧儿？

王寿昌 啊，刘彦贵的閨女，刘巧儿。

刘媒婆 王財东，您这么大的岁数啦！还想要个十八
九岁的小媳妇，您也不怕人家笑话您！

王寿昌 (唱)你先別嫌我的岁数大，
你不会說我是二十七八。

刘媒婆 (唱)就算我說你不大也不行，
刘巧儿已經有了婆家。

王寿昌 (唱)听說是刘巧儿有了婆家，
急得我眼睛发藍渾身发麻。
刘巧儿的丈夫是哪一个？
刘巧儿嫁給了哪一家？

刘媒婆 (唱)就是那赵家庄的老赵家，
赵金才的儿子叫赵柱儿，
人家年輕，又漂亮，
是一个积极分子人人夸。
小俩口从小把亲訂，
眼看着就要結亲成家。

王寿昌 (唱)一盆冷水迎头澆下，
急得我王寿昌没有办法。(低头寻思。)

刘媒婆 (唱)一見王財东的头低下，
我趁热打鉄把他拿。(对王寿昌)
玫瑰虽好有刺扎，
你說抓嚙不抓嚙！

王寿昌 (想起主意)哎，你来！(耳語)凭你这两片子
嘴，不怕拆不散他們两家婚事。

刘媒婆 那够多缺德呀。

王寿昌 得了。别老虎带数珠，假充善人啦。你这一
年到头干的缺德事还少啊！——怎么样？

刘媒婆 嗯……

王寿昌 你倒是说说呀！

刘媒婆 (唱)这件事情我倒能办，

王寿昌 你怎么能办？

刘媒婆 啊……

王寿昌 有什么话你就讲！(唱)

吞吞吐吐为什么？

刘媒婆 (唱)巧儿她爹是个老财迷，

爱喝酒，爱把钱花；

要想这件事办得妥，

除非您多把彩礼钱拿。

王寿昌 (唱)多花钱来我不怕，

只要是刘巧儿娶到我的家。

刘媒婆 我……

王寿昌 我也不能亏待你；你给我办好了这档子事，
我还要重重地谢你呢！

刘媒婆 咱们醜话说在前头；给您办好了这件事，您
可得多破费一点。

王寿昌 没说的。(拿钱)这一点小意思你先花着，事
成之后，我再给你。

刘媒婆 (嫌少)不用，不用。办成办不成的还拿不准呢！

王寿昌 (又添钱)嫌少就甭要！

刘媒婆 啊呀，这不显得我太小气了吗？

王寿昌 你就先收起来吧！
刘媒婆 那我就先借您一点钱化。(笑)哈……
王寿昌 刘妈妈，这我可全托付你啦！
刘媒婆 托您的洪福，事儿十九能办成。
王寿昌 越快越好。
刘媒婆 我明天就去，您回府听信吧！
王寿昌下。二道幕闭。刘媒婆在二道幕外。

刘媒婆 (唱)东家走，西家串，
就凭着两片嘴皮把钱牵；
配好配坏我不管，
混穿混吃混洋钱。
这一件婚事要保妥，
赚的钱够我化半年。
俗话说干什么都要先把本钱下，
没大食想钓大鱼算万难，
今晚上先去打两瓶好酒，
明早晨找那刘彦贵谈上一谈。(下。)

第 二 场

前场第二天，白天。

刘彦贵家。

刘巧儿坐在炕上纺线。

刘巧儿 (唱)纺线织布手儿勤，

养蚕抽丝都认真，

大伙儿齐心搞生产，

日子过得如意又称心。
恨我爹从幼小儿给我把亲訂，
我和柱儿不認識怎能隨我的心，
思前想后主意拿穩，
等爹回家来叫他去退亲。
坐在房中正把錢紡。

刘彦貴担着杂货挑子上。

刘彦貴 (唱)一溜歪斜轉回家門。

这几两白干酒真有勁，
喝得我头重脚輕脑袋发暈，
刘媒婆請我吃的飯，
她劝我跟着赵家去退亲。
巧儿嫁給王財主，
彩礼多少隨我的心。
王寿昌虽然岁数大，
粮食仓仓滿，錢儿柜子存。
巧儿若是把头点，
她享福来我也省心。(进門。)

刘巧儿 爹，您回来了。

刘彦貴 回来了。

刘巧儿 (唱)赶快叫爹去退亲。(下炕，走到刘彦貴跟前，

要提退亲事)爹……

刘彦貴 (假作伤心)唉！

刘巧儿 (唱)强忍話头問原因：

您往日回来微微笑，

今日为何恼在心；

莫不是做买卖賠了本？
莫不是在外边得罪了人？
您有什么为难事，
说出来我能替您担几分。

刘彦贵 (唱) 話沒出口先伤心，
你爹我实在不是人。

嗨！巧儿，我把你害苦了。

刘巧儿 爹，什么事把我害苦了？

刘彦贵 我这一辈子，就养你这么个闺女。你媽一
死，我就把你許給赵家庄的赵柱儿；实指望年貌
相当，了却我一档子心愿，那孩子小时候还满
好，誰知长大了……

刘巧儿 长大了怎么啦？

刘彦贵 甭提了，听了堵心。

刘巧儿 您倒是說呀。

刘彦贵 你听了别着急呀。

刘巧儿 瞧您这股囉嗦勁。倒是怎么啦？

刘彦贵 长得好坏还在其次；他，好吃懶做，人家都
叫他二流子！我这不是把你害苦了嗎？

刘巧儿 (唱) 沒想到这婚事爹也不满意，
事儿有了底，我暗暗地喜在心。

这门婚姻是你訂，

巧儿我一定要退婚！

刘彦贵 (故作惊異) 退婚？这不是笑話嗎！(唱)

我跟柱儿他爹有交情，

二人爱好許亲事，翻口的話儿教我怎么

提！

刘巧儿 (唱)似这样包办婚姻我就是不同意，
我不管什么是交情什么是亲戚。
您怕耽误交情，娶我的那天除非是您去！
反正我不去！

刘彦贵 (唱)有事好商量，何必发脾气。
要不然我先到赵家庄去，
找那赵老汉商议商议。

刘巧儿 还商议什么，快去退吧！

刘彦贵 这那能说退就退呢。

刘巧儿 爹，这门亲事，非退不可。

刘彦贵 好吧，退。谁让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呢！

刘巧儿 别囉嗦了，快去吧！

刘彦贵 (唱)你妈一死，是我拉扯你，
没有什么事情不把你依。(刚要抽烟。)

刘巧儿 爹，(拿过烟袋)去吧！

刘彦贵 (唱)急忙走出房门外，
好好看门别作急！

刘巧儿 (唱)我的爹爹去退婚，
巧儿我笑在眉头喜在心。
爹怎知我心中另有主意，
爹怎知我偷偷地爱上一个人。

第 三 场

紧接前场。

二道幕外，赵家庄村外。

刘彦贵上。

刘彦贵 (唱)婚姻大事父母作主，

那能够随便由本人，

没费三言并两语，

说得巧儿要退亲。

常言道，养儿养女防备老，

巧儿应该嫁给一个有钱的人。

来找赵老汉把亲退，

他是个火性子，我说话要小心。

哟，那儿来的不是赵老汉吗！(喊)喂，赵亲家！你好哇？

赵金才 (内声)谁呀？

刘彦贵 您连我也不认识了，我是刘彦贵。

赵金才上。

赵金才 嚯，原来是亲家。您瞧我这份眼力；真是赵老越不中用了。亲家，咱们找个地方坐坐吧。

刘彦贵 对，咱们老哥俩坐下聊聊。

赵金才 亲家，就在这大树下面吧，这还凉快点。

刘彦贵 您岁数大，您先坐。

赵金才 你是客啊，同坐吧！(坐下)亲家，我新装的烟，你来一袋尝尝。

刘彦贵 行了，我这也带着哪！

赵金才 亲家，今天怎么有功夫到我们庄上来啦？

刘彦贵 买东西转到这儿来了。

赵金才 你买卖不错呀？

刘彦贵 托您的福，反正动弹着，总比闲着强。您今年的庄稼怎么样啊？

赵金才 不错。我打算今年秋收打下粮食来，好好地给孩子把喜事办了，也了却咱们一档子心愿。

刘彦贵 对，越说越对。——亲家，我早就想跟您说，贵贱见不着您。今天您也提到这儿了；我有一件事，总觉着对不起您。

赵金才 你这是说哪儿去了。虽然孩子没过门，咱们还是亲家啊；还有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

刘彦贵 您越这么说，我越觉着对不起您。您不是提要办喜事吗？

赵金才 啊。

刘彦贵 这事不提一肚子气，要一提就是两肚子气。

赵金才 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彦贵 (唱)你有儿子我有女，

人品般配年貌相当，

你我二人两相情愿，

才把他们结成双。

赵金才 是啊。要不我就说今年秋收完了，热热闹闹地办喜事啦！

刘彦贵 (唱)雨水下大，事情变卦，

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

巧儿大了不服管，

她说是不满柱儿，要自己拿主张。

赵金才 什么？她不满意柱儿？

刘彦贵 就是呢。